PL
2687
W388
1729
V.2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一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八岸重編
邑後學進士楊森秀清令校

御試策

問蓋聞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來立綱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爲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爲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然晝一之禁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奸弊未盡革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

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訓廸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冊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復見於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于篇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爲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爲天下之法人君之與人臣雖名分不同而法有大小之異至於能世守其法者則皆曰權而已人臣能執一家之權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孫則必世爲名家人君能執天下之權守其家法以爲天下法貽

厥子孫而施諸罔極則必世爲有道之國葢法者治家
治天下之大具而權者又持法之要術也今陛下親屈
至尊延集多士訪治道于清問之中首以監于先王成
憲恪守祖宗之法爲言是則陛下欲守家法以爲天下
法者固已得之矣臣獲以一介草茅與子大夫之列仰
承聖詔其敢不展盡底蘊茂明大對以爲陛下遵祖宗
守成法之獻耶臣之所欲言者無他焉亦曰攬權而已
嘗謂君者天也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聰明剛健司慶
賞刑威之權而不昧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能憲天
聰明體天剛健司慶賞刑威之權而不下移也天執天
之權而爲天君執君之權而爲君故天與君同稱大於

域中而君之名號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則謂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則謂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則謂之天位享萬壽無疆之祿則謂之天祿五服五章者謂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謂之天討就之如日者謂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謂之天威居曰天闕器曰天仗法曰天憲誥曰天語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權而已矣恭惟陛下蘊聰明之德體剛健之資躬親聽斷動法祖宗一誥令之下而萬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風一德澤之布而萬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而萬民莫不悅服者如天之清明爲政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而萬民莫不拭目以觀者如天之運行而不息巍巍乎蕩蕩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猶以法天攬權爲言者葢陛下之德雖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盡言而不知諱也臣伏讀聖策首以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爲言次及于祖宗立綱陳紀列聖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無四者之弊爲問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憲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竊謂陛下能攬威福之權幸自己出則成憲有不難守祖宗有不難法時弊有不難革天下有不難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爲陛下憂矣不然陛下雖

勤勤問之臣雖譊譊誦之無益也臣觀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嘗不以攬權爲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至於無道則自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後世之言也謂慶賞刑威曰君君能制命爲義者左氏記時人之言也謂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賈誼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謂善言治之人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攬福威之權以家之也三王計安天下而歷年長且久者攬福威之權以安之也漢宣帝善法祖

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興之業者無他焉以其能革霍光專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齋居决事聽斷惟精而神爵五鳳之治號爲吏稱民安功光祖宗業垂後裔者蓋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興之功者無他焉以其能鑒西京不競之禍躬攬福威之權而已觀其總攬權綱明慎政體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建武之政號爲止戈之武系隆我漢同符高祖者蓋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開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權戚干政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明皇銳

於求治姚崇設十事以要說之其大槩則勸其攬權也帝自謂能行由是勵精爲治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憲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懲前日沾沾小人竊柄之弊躬攬福威之權而已初憲宗銳於致治杜黃裳懼不得其要勸其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帝嘉納之由是勵精爲治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矣此臣所謂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嘗不以攬權爲先也陛下懲前日權臣專政之久收還福威之柄運獨化於陶鈞裁萬幾於獨斷天下翕然稱陛下爲英主凛凛乎漢宣帝光武唐明皇憲宗之上矣而臣尤勸陛下攬權者非欲陛下衡石程書如秦皇

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陛下傳飡聽政如隋文帝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親治細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謂之攬權也又非欲其精於吏事以察為明無復仁恩如唐宣宗而謂之攬權也蓋欲陛下懲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縱之使福威之柄一出於上不至於下移而已臣竊謂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攬福威之權欲攬福威之權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學五經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攬權之書也陛下聖學高明緝熙不倦萬幾之暇篤好此書固嘗親灑宸翰以書經傳刋之琬琰以詔學者矣邇者又命儒學近臣於經筵講讀之是則夫子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之迹固已默得於聖心之妙至於其間可爲攬權之法者臣請爲陛下誦之春秋書王曰天王者所以爲人君法天攬權之法有書王不書天者所以爲人君不能法天攬權之戒書朝書會者欲朝會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侵書伐者欲征伐之權必出於天子也書僭禮亂樂者欲其收禮樂之權也書僭賞濫罰者欲其收賞罰之權也權在諸侯則譏之如踐土之盟之類是也權在大夫則刺之如雞澤之盟之類是也先王人而後諸侯者欲權在王人也內中國而外夷狄者欲權在中國也書盜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竊權也書閽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權也凡一字之褒重於華袞者

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福凡一字之貶重於斧鉞者皆所以勸人君攬權以作威臣願陛下尊聖人之經行聖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業則何患乎不能監先王之憲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耶臣伏讀聖策曰朕惟祖宗以來立綱陳紀百度著明細大畢舉皆列聖相授之模爲萬世不刊之典朕纘紹丕圖恪守洪業凡一號令一施爲靡不稽諸故實惟祖宗成法是憲是若臣有以見陛下謙恭抑畏不以聰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興之治也臣竊謂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臣謹按春秋有變古則譏之之書有存古則幸

之之書有復古則善之之書經書初獻六羽者譏隱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輙變先王之樂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輕變成周之徹也此所謂變古則譏之者也書猶三望者譏僖公不郊而幸其猶三望書猶朝於廟者譏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猶朝於廟此所謂存古則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書作三軍者譏其變古也昭公五年書舍中軍者善其復古也此所謂復古則善之者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漢惠帝用曹參守蕭何之法而海內晏然武帝用張湯取高皇帝之法紛更之而盜賊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變祖宗之法者其亂如彼爲人主

者其可自壞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眞宗仁宗至于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質趙普之徒相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眞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廸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側聞慶曆中仁宗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眞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眞宗愛民孝思感噎故當時君聖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間治效卓然者蓋本乎此又聞熙寧中先正司馬光於經筵進講至蕭何曹參事謂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變也異日呂惠卿進講立說

以破之謂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隨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
非變也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謂世輕
世重非變法也觀二臣之言亦足以見其人之邪正矣
陛下自卽位以來固未嘗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
於一時申請權宜而行者致與成法或相抵牾邇者陛
下面諭群臣謂國家政事並宜遵守祖宗今又發于淸
問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見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眞
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復以攬權爲言者蓋春秋譏時王

失攬權之道故諸侯遂有變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賞罰之權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淨如曹參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馬光者宜俾之討論變亂如張湯者則誅之異議如呂惠卿者則斥之如是則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萬世而無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讀聖策曰畫一之法賞刑之具猶昔也而姦弊未盡革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賞刑以革弊也臣竊謂欲姦弊之盡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蓋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預曰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經有書賞者如錫命威公錫命文公錫命成公之類皆所以譏時王之濫賞非

周公之賞也有書刑者如殺其大夫放其大夫殺其公子之類皆所以譏時君之濫刑非周公之刑也時王失周公賞刑之法不能革當時之姦弊故仲尼以筆削之權代之善勸而淫懼焉我祖宗制賞刑之法載在有司畫一之章昭然可覩創之者如蕭守之者如曹未嘗有濫賞也而賞必當乎功未嘗有淫刑也而刑必當乎罪歷世行之弊無不革者蓋以聖祖神宗能攬權於上而群臣能奉行於下故也故司馬光自爲諫官及爲侍從嘗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獻之仁宗又獻之英宗又獻之神宗而其二說則在乎信賞必罰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極治矣光以清德雅望執政於元祐之初躬行其言

以革時弊進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數人天下皆服其賞刑之當一時之弊亦無不革者我三宗眞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謂救時賢相也邇者陛下躬親萬幾一新時政斥逐姦邪登用耆舊禁錮者釋告訐者誅玆賞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聖策猶以姦弊未革爲憂者豈今日朝廷猶有僭賞濫罰如春秋時乎臣不敢不陳其大槩夫人主賞刑之大者莫如進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進一人必出於陛下素知其賢親自識擢可也不然則出於大臣侍從公心薦擧可也不然則采於輿論而天下國人皆曰賢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進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進也出於某人陰爲之地也

如是則一人之濫進有以損陛下作福之權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於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賜譴可也不然則出於諫官御史公言論列可也不然則得於僉言而天下國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於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則議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於某人陰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誤退有以損陛下作威之權矣昔舜舉十六相而天下悅其賞之當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罰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賞刑爲法以虞舜用賞刑爲心執春秋賞刑之權以御之則何患乎姦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勞進某秩以爲賞犯某事得某罪以爲罰此乃有司之職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復爲陛下言之

也臣伏讀聖策曰賦斂之制經常之度猶昔也而財用未甚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財用以經邦也臣竊謂欲財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攬權謹按春秋書臧孫辰告糴於齊者譏莊公不節國用一歲不熟而告急於外也書初稅畝者譏宣公不節國用變成周什一之法至於履畝而稅也書作丘甲者譏成公不節國用至於以丘而出甲也書用田賦者譏哀公不節國用至於用畝而出軍賦也春秋書告者不宜告書初者不宜初書作者不宜作書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賦稅之書爲人君節用裕財之訓明矣昔孔子對齊景公之問政不曰政在生財而曰政在節財有

若對魯哀公之問年饑不告之以生財之術而告之以盍徹臣又知裕國之術實在乎節用也側聞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嗚呼大哉言乎眞可爲萬世子孫保國之訓也又聞仁宗聖性尤務儉約器用止於漆素衾褥止用黃絁嘉祐間臨軒策士出富民之要在節儉以爲御題時呂溱賦曰國用旣節民財乃豐仁宗悅之擢爲第一觀仁宗取士命題之意又眞可爲萬世子孫[illegible]國之訓也又聞熙寧初司馬光王安石同對論及救[illegible]節用事安石曰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光[illegible]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
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光曰天下
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萬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
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
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司馬光之名言真可為
節用理財之法聚斂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
來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倉廩富實貫朽粟陳如成
康文景時可也而聖策乃以財用未裕為憂雖臣亦竊
疑之豈國家用度之際有所未節乎奢侈之風有所未
革乎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乎今賦入不及祖宗全

盛之日而用度不減祖宗全盛之時三年郊祀之禮所
不可免者而臣下賞賜之費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
歲幣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來之費可得而省也百官
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軍之養所不
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謂用度之際有所未
節者如此之類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嘗屢有禁銷金之
令矣而婦人以銷金爲衣服者今猶自若也又嘗有禁
鋪翠之令矣而婦人以翠羽爲首飾者今猶自若也是
豈法令之不可禁乎豈宮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
風未形於外乎臣所謂奢侈之風有所未革者蓋在乎
此也臣又聞之道路謂遠夷外國有以無益之奇玩易

我有川之資財者池臺苑囿車騎服御有未能無所增益者中貴外戚便嬖使令倡優伶官之徒有未能無非時賞賜者臣所謂不急之務無名之費尚繁者蓋在乎此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以化民而海內至於富庶臣願陛下攬權於上而革衆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儉爲法以春秋所書爲戒則何患乎財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於聚斂之臣獻生財之術則臣不敢也臣伏讀

聖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猶昔也而人才猶未盛臣有以見陛下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時也臣竊謂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攬育才取士之權臣謹按春秋書作丘甲穀梁因論古者有四民而以士

民爲首范甯釋之曰士者治道藝者也又按經書單伯送王姬穀梁曰單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甯釋之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頌聲作何休因論及成周之時井田校室之制大學小學之法養士取士之說爲甚詳又按經赦許止之罪穀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傅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譽既彰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春秋傷時王失育才取士之權而默寓其意於筆削之際公羊穀梁范甯何休之徒從

而發明之亦可謂有功於風教矣我祖宗以來取士於太
科舉是古者諸侯貢士之法也養士於太學是古者校
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於漢唐
盛世之法也進士科或用詩賦或用經義雖更變不同
而未嘗不得人也太學之士或出於舍選或出於科舉
雖作成不同而亦未嘗不得人也二百年間名臣鉅儒
建勳立業背項相望莫不由此塗出可謂盛矣陛下往
者雖在干戈日不暇給之中而亦未嘗廢俎豆之事自
偃兵以來復興太學以養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
一遵祖宗之舊恩甚渥也而聖策猶以人才未甚盛爲
憂者臣輒獻攬權之說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雖曰

猶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
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
權臣子孫門客省闈殿試類皆竊巍科而有司以國家
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臺之
言例行駁放士論莫不稱快臣願陛下常攬福威之權
以御之嚴詔有司謹取士之公法而無蹈往年之覆轍
可也至所謂作成者蓋欲作成其器如鳶飛魚躍涵養
其平日之剛方而成就其異時之遠大者耳非取其能
絺章繪句以媒青紫也自權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
庠序之士餐諛成風科舉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時務欲
士氣之振可乎臣聞嘉祐間仁宗以制科取士時應詔

者數人眉山蘇轍之言最爲切直考官以上無失德而轍妄言欲黜之獨司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棄之耶擢寘異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臣之事爲戒命庠序去謗訕之規科舉革忌諱之禁有司取忠讜之論將見賢良方正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濟濟而出如仁宗時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讀聖策曰黜陟之典訓廸之方猶昔也而官師或未勵臣有以見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師之勵如祖宗時也臣竊謂欲官師之勵宜攬黜陟賢否之權謹按春秋隱十一年書滕侯至威二年別書滕子范甯曰前稱侯今

稱子者蓋時王所黜隱二年書紀子至威二年則書紀侯范甯曰前稱子今稱侯者蓋時王所進臣竊謂春秋時王不能黜陟諸侯是必夫子以賞罰之權因其賢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經書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釋之曰聖人因周有奪爵之法故備七等之科以進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實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爲臣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忠臣蓋春秋以責忠臣之至訓廸天下之爲人臣者也爲子而知春秋者則必爲孝子蓋春秋以責孝子之至訓廸天下之爲人子者也我國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一郡一縣之

吏無非以公道黜陟之固無異虞舜三載考績之法也
有學以教之於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於筮仕之後無
非以公道訓廸之固無異乎成周訓廸厥官之方也故
當時爲官師者罔不勉勵厥職坐廟堂之上與天子相
可否者是宰相之勵其職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
非者是諫官之勵其職也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
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勵其職也百官勵其職
於朝守令勵其職於郡縣是以祖宗之世內外多任職
之臣故其致治之效遠出漢唐之上今陛下任賢使能
以建中興之治黜陟之法訓廸之方無非遵祖宗之時
而聖策乃以官師未勵爲憂者臣輙獻攬權之說焉今

黜陟之法訓廸之方雖曰猶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權下移於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亂之所繫者莫重乎官師曩者內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權門之親戚故舊朋黨文臣或非清流而濫居清要之職武臣或無軍功而濫居將帥之任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郡縣之吏其濁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時可堪一笑者至於一言忤意雖無罪而亦斥黜之懲雖忠賢而必誅其一時黜陟皆出於喜怒愛惜之私無復有唐虞考績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盡瘁厲職可乎若夫所謂訓廸者蓋將以忠義訓廸之使其忘身徇國而已非欲訓廸其巧進取善造請以事權勢也當權門

炙手可熱之時縉紳相率爲佞之不服孰有以忠義相
訓廸者乎至於今日而官師猶未勵者以其承積習之
後而餘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師咸勵厥職莫若大
明黜陟於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
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監司可也昔慶曆中仁宗黜夏
竦等用杜韓范富以爲執政以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
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聖德頌以揄揚之此
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仁宗爲法以前日權
臣之事爲戒執福威之大柄以爲黜陟之法明忠孝之
大節以爲訓廸之方如是則尚何患乎官師之不勵職
如祖宗時乎臣伏讀聖策謂姦弊未盡革財用未甚裕

人才尚未盛官師或未勵其咎安在豈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耶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參稽典策之訓講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復見於今其必有道臣仰見陛下願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業者可謂勤且至矣然臣已陳攬權之說於前且以春秋爲獻抑嘗聞先儒曾參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春秋之學陛下既已深得之復能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攬福威之權以守祖宗之家法則賞刑當而天下悅矣姦弊不患乎不革節儉行而天下化矣財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賢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

正分矣官師不患乎不厲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復見於今耶若夫所謂道雖久而不渝法有時而或弊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釋春秋有變周之文從周之質之說又有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之說臣以爲春秋未嘗變周也特因時救弊耳又嘗聞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補其敝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猶大廈敝則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輕務改更臣恐風雨之不芘也損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願以仲舒補敝之說爲獻可乎若夫所謂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書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之類穀梁

釋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葢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嘗聞荀卿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監於成憲常如傅說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幸由舊章常如詩人之言則夏商周雖至今存可也漢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參之守法宋璟之守文魏相李絳之奉行故事則漢唐雖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馬光之徒持守成之論則垂之萬世與天地並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則今日不可不慎擇焉臣願以荀卿有治人之言為獻可乎若夫參稽典策之訓則有歷朝之國典在焉祖宗之寶訓政要在焉

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詔執政與百執事之人參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講明推行之要則無若乎攬權陛下提綱振領而以萬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終策臣曰子大夫學古入官明於治道蘊蓄以待問久矣詳著於篇朕將親覽此陛下導臣使言臣不敢不盡言也臣聞人主開求言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葢求言之路不常開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開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聽言之實臣其可無獻言之誠乎臣復有一言以爲陛下獻者欲陛下正身以爲攬權之本也按春秋書正者杜預謂欲其體元而居正公羊又

有君子大居正之說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董仲舒之論正也謂人君所行必正道所發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劉蕡之論正也臣觀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漢武帝文王宅心於正道之中其勤勞則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萬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見于思齊之詩在位之臣皆節儉正直見于羔羊之詩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其化又見于騶虞之詩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則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與其下應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諛也

故公孫弘曲學以應之帝好刑也故張湯曲法以應之
帝好利也故孔僅桑弘羊以剝下益上應之帝好兵也
故衛青霍去病以拓土開疆應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馬
相如作封禪書以應之帝好神僊也故文成五利之徒
以左道應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應之如彼臣
願陛下以文王爲法以武帝爲戒端厥心居以爲化本
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其用人也不
必問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進則
爲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與之進乎是果不正
人也其進則爲亂之機其可以其才有餘而使之進乎
其聽言也必觀其言之是與非斯可以見其人之邪與

正有遜志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遜吾志而受之耶有逆耳之言必將察之曰彼何爲而犯吾之所惡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於我者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耶左右譽言日聞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類也是必善結吾左右以求譽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毀言日聞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類也是必不善結吾左右以致毀者也進之可矣如是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爲無非正道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殆見四方萬里風行草偃莫不一於正矣臣願陛下以是

攬權之本而又任賢以爲攬權之助廣覽兼聽以盡攬
權之美權在陛下之手則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雖
社稷之大計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動聲色而爲之況
區區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軫淵衷之念哉臣聞主聖臣
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勝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御批

經學淹通議論醇正可作第一人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一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二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司訓會稽後學王鶴齡素堂校

奏議

輪對劄子三首

臣一介小臣不識忌諱不知朝廷事體愛君憂國出於天性妄懷嫠不恤緯之心竊聞道路洶洶咸謂金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廟堂之上帷幄之臣必有料敵制勝之策臣不可得而知然議者以謂邊奏有警則群臣失色相顧傳聞稍息則恬然便以爲安且謂敵有內難勢必不來夫不恃我之有備而幸

敵之有難其謀國之術亦疎且殆矣自建炎至今[redacted]未嘗不內相殘賊也然一酋斃一酋出其勢愈熾曷嘗爲中國利哉要在所以自備者如何爾我有先備敵雖强而不足憂我苟無備敵雖有難幸之何益彼或不以有難爲畏乘我稍怠長驅而來其將何以禦之耶臣謂今日禦戎之策莫急於用人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葢知人之術自古所難蕭何不生孰人識韓信於未知名之日孟軻復出亦必取士於國人皆曰賢晉悼公以民譽而用六卿遂成復覇之業東晉以人心而起謝安遂成破敵之計國家寶元慶曆間西夏叛命仁宗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韓琦范仲淹二人雅有時望軍中有一韓

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兵不大用而元昊臣服皇祐中用文彥博富弼爲相朝士相賀仁宗曰古之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元祐初相司馬光遼人夏人相戒曰中國相司馬矣謹無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今若內若外士夫軍民口無異辭咸謂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爲之用可爲大帥者今乃投閒置散無地自效或老於藩郡以𡰪沒其材內爲讒邪之所娼忌外爲夷狄之所竊笑天下輿情憤悶抑鬱臣願陛下斷然爲社稷計起而用之以從人望可以作士氣可以慰人心可以寢敵人之謀可以圖恢復之大計陛下縱未大用之亦宜付

以江淮重任使自當一面爲國長城亦可無西顧憂矣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於外及西方用兵仁宗思用仲淹夷簡薦之亦力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陛下當以仁宗之心爲心大臣當以夷簡之事爲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排難解紛計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有舊宰執侍從及嘗言事之臣名節素著者或守遠藩或食祠祿或已休致或在謫籍並宜起廢置諸朝列其聲名風采亦足以聳動一時謀謨措畫必有大過人者諸將有以驍勇善戰稱者悉宜列置分布於荊襄江淮間以爲爪牙藩屏用賈誼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以駕馭之如

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任使矣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國
有人焉難當自消臣以爲禦戎之策莫大於此

右一

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蓋人主攬權之術得之於
此失之於彼者又人主攬權之弊臣請借唐以論唐自
高宗中宗以來權移房闥明皇親平內難懲孽后驕主
之禍挈大柄而掌握之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承平既久
怠於聽斷內則移於奸臣外則移於藩將是又失之於
彼也肅宗再造王室代宗平亂守文而權稍歸朝廷亦
可謂能收之於此矣然君臣苟安瓜分土壤以授叛將
繼以德宗之姑息自是而後權歸藩鎮矣是又失之於

彼也憲宗剛明果斷削平僭叛而權復歸朝廷可謂能收之於此矣晚節任用非人禍生所忽自是而後權歸閹寺矣是又失之於彼也陛下比懲大臣之盜權收還威福之柄朝廷清明皆謂陛下爲不世出之英主邇者衆口籍籍謂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秦檜死百秦檜生也其間最甚者如三衙管軍輩與北司深文固結盜陛下之大權養成跋扈之勢不可制過昔漢之禍起於恭顯王氏之相爲終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鎭之相爲表裏今禍胎於內萌形於外臣竊爲陛下憂之夫權之大者莫如名器與財與兵今以管軍而位居三公是盜名器之極矣昔之時無有也祖宗之時無

有也又天下之利源財路皆入其門掊克聚斂不知紀極國用日蹙而私室愈富三家擅魯田氏擅齊殆不過此且身總禁旅久而不代陰結諸將以爲之黨深忌元功宿將之功名者不容其進自恃兵柄在手有輕視朝廷心夫樞密者號本兵之地號令節制天下之諸將者也今殿廷立班管軍傲然居前樞密丼心其後而不自以爲恥事勢倒置如此不奉行其意旨者幾希其能節制號令之耶又其子弟親戚咸盜清要之職臺諫有論列之者朝廷必委曲庇護俾其言卒不得行昔唐大將管崇嗣背闕語笑李勉劾其不恭肅宗謂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李祐有入蔡縛吳元濟之功違詔進馬溫造

正衙抨劾祐自謂膽落於温御史今臺諫言及侍從大臣隨即罷斥而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其何以為國耶不獨此也至若清資橫加於噲伍高爵濫及於屠門諸軍置承受福威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置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內外將帥剝下賂上結怨於三軍道路之間捕人為卒結怨於百姓皆非治世事也陛下自總攬以來聖政不可勝紀如前日竄逐猾閹天下尤服陛下之英斷惟此數事臣所謂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可不深懲而痛革之耶臣願陛下慨然發憤斷自宸衷杜邪枉之門塞僥倖之路鑒漢唐之禍而斥近習懲齊魯之患而抑强臣不惟尊嚴朝廷亦所以保全此類

不然臣恐太阿倒持日甚一日天下之憂不特在夷狄而已此臣所以不避斧鉞之誅爲陛下痛哭流涕言之也

右二

臣聞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人君未嘗不以得民心固邦本爲急而尤欲撫綏固結之於動搖疑貳之時我國家有天下二百年矣中遭厄運而宗社復興者良由四海民心戴宋惟舊陛下即位於今三紀深仁厚澤尤著在天下之心然邇年以來監司守令多不得人爲國斂怨民心稍離一曰不宣詔條二曰不卹刑獄三曰不先撫字何謂不宣詔條臣伏覩比年寬卹之詔屢下然

而實惠未孚於民皆繇州縣不能奉行之弊昔人謂徒掛墻壁今則初未嘗掛凡遇詔下事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吏者或宣畢而遂匿或畧掛而遽收故上雖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況欲被其澤耶何謂不卹刑獄臣伏覩陛下慎刑卹獄之意雖堯舜成湯亡以加然措刑之效未逮於古者蓋由師帥之任鮮或循良昧者以胥吏為耳目怠者以胥吏為精神貪者以胥吏為鷹犬案牘滿前漫不加省獄情出入動由此曹故富民納賂以買直貧者不能自伸强者劫持以求勝弱者不能自免所望以直其冤者監司也今監司按部動以胥吏數十自隨所至州縣唯務誅求苟滿其欲則獄事一切

不問而望其有所平反可乎何謂不先撫字國家張官
置吏本以爲民要當以撫字爲先催科次之昔之循吏
勞心撫字而民皆樂輸不待催科而常賦自登夫催科
自有常法豈在先期而取辦官以未及期爲辦事民當
未及期而被虐故常賦未入於官府而横費已歸於橐
吏矣悍吏持尺牒走鄉閭嗷呼隳突雞犬不寧而欲民
安其業可乎臣又聞邇者邊奏稍警所在以防秋爲名
拘集舟船團結保伍措置無術州縣騷然至有鬻田宅
以充糧草之賦殺耕牛以供觔角之輸斬山林以爲兵
器撤室廬以營寨柵吏緣爲奸民情大擾苟不有以安
恤之竊恐民逃其上散爲盜賊矣况今夷狄外侮國威

不振人心搖動正宜撫綏固結時也臣願陛下推溥博之仁下惻怛之詔勤卹民隱動之以誠官吏有害民者必罰無赦仍命宰相慎擇諸道監司以寄休戚以宣明詔條慎恤刑獄撫字黎元爲先務如是則四方萬姓罔不感泣人心既悅寧患天意之不我助耶臣以謂固本以寧邦者莫大乎此

右三

上殿劄子三首　壬午十月

臣聞舜受堯之天下序書者美之曰重華協于帝武王繼文王而有天下記禮者美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說者謂堯之所爲如是而舜亦如是故謂之協帝

文王之所爲如是而武王亦如是故謂之繼述臣嘗考其行事乃不然堯之時有八元八凱者天下謂之才子堯不能用至舜乃舉而用之號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鯀三苗者天下謂之四凶並在堯朝堯不能去至舜乃流放竄殛之而天下咸服文王在商之末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終身執臣禮以事紂至武王嗣位之初乃會八百諸侯與仁義之師以伐之天下遂一統于周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如斯而已矣曷嘗泥其行事之迹哉此堯所以得知人之名而武王爲達孝也與恭惟太上皇帝至仁至聖内不謀之宮闈外不謀之卿士斷自宸衷以天下大器付之陛下世皆以堯舜擬之

臣獨謂堯舜之遜固美矣然出于耄期倦勤豈若太上
皇春秋猶盛而遽爲是曠世絕無之舉哉眞可謂賢於
堯舜遠矣陛下思所以仰副太上皇之付託者當如何
今社稷之大安危生民之大休戚人才之大進退朝廷
之大刑賞非有所矯拂更張則無以慰天下之望必矯
拂而更張之則必有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之說而
惑聖聽者陛下於此有若難處者焉臣謂太上皇之與
陛下可謂父堯而子舜矣以聖繼聖推誠無間豈區區
形迹之所可拘臣下常情之所能測哉太上皇既以不
疑而待陛下陛下亦宜以不疑而報太上皇三紀聖政
可遵而行之者非一也至若因時救弊有所矯拂有所

更張宜若舜之所以協堯武王之所以繼文者斷然行之以彰太上皇知子之明以盡陛下繼述之道毋若魯陪臣孟莊子之孝而已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右一

臣聞國猶身也強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治天下雖謀之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爲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亡者氣何在哉屢戰屢敗而不爲之屈卒之易敗爲勝轉弱爲強者氣也蜀

先主英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言拔刀斫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覇有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鬨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荊襄江淮要害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

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眞和是也金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金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金之被毒亦甚矣陛下應天受禪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眞主旣出恢復指日可期也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如唐憲宗撫巡六師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

計況陛下之聖德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英武可以定亂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爪牙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城池與民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復舉天下惟金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

投而已

右二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尤宜遴選於嗣位之初論相得人則可以相與大有爲遴選於嗣位之初斯可以慰天下惟新之望昔舜之受命也選於衆而首舉臯陶湯之革命也選於衆而首舉伊尹高宗中興也首求諸野而爰立傅說成王訪落也首以師保而並處周召漢高祖首相蕭何而成創業之功唐太宗首相房杜而致貞觀之治明皇首相姚崇憲宗首相杜黃裳武宗首相李德裕我太祖之有天下也宰相雖因周舊其自圖任也則首用趙普仁宗卽位之始則相王曾又以李廸張

知白魯宗道爲宰執皆正人也英宗用舊相韓琦曾公亮而委任之又起富弼爲元樞用歐陽脩爲參政治平之治最號得人神宗又因治平宰相而委任之及韓琦旣去則代以富弼元祐垂簾之際首用司馬光又起文彥博於已老平章軍國重事又相呂公著又並相呂大防范純仁元祐人才於茲爲盛歷代帝王與我祖宗任用大臣皆極一時之選又皆遴擇於新政之初是以厭服天下人心君臣相與有爲各成一代之勳業人主之職其有大於此乎恭惟太上皇授陛下以大寶位又以一相遺之虛右揆以待陛下自擇天下莫不拭目以觀此舉臣願陛下擇諸内外千官百辟之中孰有清德雅

望負王佐才者執有兼資文武可以救時活國者必詣大夫國人皆曰賢天下蒼生望其起者然後用之可也苟惟不然寧虛位以俟之不可使庸人鄙夫僥倖而得以失天下之望非特此也人主之職雖在於論相至若侍從臺諫亦不可不親自識擢宰相得人則內可以奠安宗社外可以鎮服四夷又得賢侍從以論思獻納臺諫官以拾遺補過才御史以糾肅官邪如是則內之百執事外之監司郡縣皆可以得人陛下端拱一堂之上群天下人才如意而任使之內脩外攘中興之功不日可冀矣

右三

應詔陳弊事

今天下之弊安在哉在乎中外小大之臣各居其官而不知其職也居其官食其祿因循苟且曠職不脩欲望弊事之革治道之興可乎臣請言其大者夫進退百官者大臣之職也獻納論思者侍從之職也為天子之耳目正朝廷之紀綱者臺諫之職也內之卿監百執事外之監司守令莫不各有其職焉比年以來為大臣者果能盡進退百官之職乎臣見其進百官不見其退百官也今日召某人赴行在明日除某人為某官是固能進百官矣其所進者未必皆賢才率一二歲或半歲踰月類皆遷之初不問其職事之脩與否也其或有

必待臺諫論列然後從而出之或人主之意有所不悅則諭之使去而大臣未嘗自退百官居進賢退不肖之職而所進者未必皆賢其不肖者又不能自退之臣知其故矣是已欲收恩而不敢任怨也先正王曾有言曰恩欲歸巳怨使誰當爲大臣而不敢退不肖寧不愧王曾之言乎此大臣失職也爲侍從者又果能盡獻納論思之職乎臣見其各司其局而未聞獻納論思也熙寧初司馬光以論新法不從力辭副樞之命神宗曰樞密兵事也不當以他事辭光曰臣未受命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是則居侍從者事皆可言是謂獻納掌內外制者不止於代言爲給事中者不止於封駁爲尚書

侍郎者又不止於各董六官之屬也今之居是官以各
司其局為了　事以獻納論思為越職寧不愧司馬光
之言乎此侍從之失職也為臺諫者又果能盡其所以
為耳目正紀綱之職乎臣聞歐陽修有言曰天子曰是
諫官曰非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又聞
蘇軾之言曰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
待罪今之為臺諫者果能爭是非於殿陛之前如脩之
言否乎又果能批人主逆鱗而使之改容如軾之言否
乎臣往歲備員館職竊聞臺諫有論事不行者而同列
不為之助乃曰我自有體又有緘默不言者聞侍從百
官言時事則怒而逐之臺諫之職果如是乎祖宗時臺

諫論事或一章不從至於十餘章而未嘗遽已言苟不行則繼之以去趙抃爲御史言陳升之不當除樞副凡十有六章於是乞郡而得虔司馬光爲諫臣論刺義勇及乞降黜凡十有三章今之論事者或一再不從遂不敢復言寧不媿光抃等乎此臺諫之失職也至若內之卿監下執事外之監司守令其失職之弊有不勝言者臣竊謂欲盡革今日之弊宜首詔大臣修進賢退不肖之職內之侍從卿監百執事孰爲賢爲才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用之孰爲愚爲不肖亦取其尤者一二人而斥退之外之監司郡守孰爲賢才而稱職者拔其尤者一二人而進之於朝孰爲愚不肖而爲民害者亦取其

尤之一二而寘之於罪詔下旬日之間必責大臣以進賢退不肖而必欲其當如是則進一二人而中外莫不勸退一二人而中外莫不懼是則大臣之職舉矣於是又詔侍從宜修獻納論思之職凡朝廷闕失知無不言而不止於各司其局又詔為臺諫者宜盡所以為耳目正紀綱之職拾遺補過糾肅官邪凡有論列不可遽已宜以祖宗臺諫為法而痛革前日緘默不言之弊雖然此特人臣之職也而人主有大職事陛下不可以不知一曰任賢二曰納諫三曰賞罰臣聞詩人美宣王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任賢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邇日召元老正人或寘之政府或寘之

臺諫或寘之侍從天下翕然稱爲治表臣願陛下既委之則宜力留之既留之則宜推誠委任之勿責以繁文勿待以虛禮勿貳之以小人延之歲月可以責治效矣又陛下既以疆埸之事委之重臣良將宜若憲宗之任裴度斷然勿疑無惑乎紛紛之議而事從中制以失其機會臣竊聞張浚欲守淮而議者欲其守江吳璘屯兵德順而議者欲其退保夫守淮乃所以守江也舍淮而守江則長江之險與金共之矣江其可守乎唐韋陟欲李光弼退保潼關光弼曰兩軍相攻尺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潼關賊得地勢益張矣力破其説而成戰功三路之地陷沒久矣今幸力戰而復之乃欲無故而棄

之可乎陛下宜諭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制之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如是則事不中制而機會不失矣臣聞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高宗命之朝夕納誨而中興有商聽諫乃人主之職而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陛下自即位以來雖擢用正人以為臺諫然聽納之美猶未彰聞臣竊聞近有以酤榷之利而特使命於浙東西者諫官論列不聽陛下又親批聖語以諭之有識咸以為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嗣位之始何急於用言利之臣又何以知此曹之名至於咈諫而用之乎又聞諫官有以盡言而去職御史有以振職而出臺此必姦臣有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陛下比嘗下

詔求直言矣未聞賞一敢言之臣以勸言者乃聞交結左右者得官迎合時事者免解賞諫如此其何以勸夫聽諫之道在乎博詢廣覽不可昵於偏聽而蔽其四達之聰明臣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推誠聽納養成聖德則納誨者皆傅說而高宗不獨聖矣臣嘗聞漢史贊宣帝曰綜核名實信賞必罰明賞罰者乃人主之職尤急於興衰撥亂之時臣竊見邇年以來有姑息之政無懲戒之罰去歲逆亮之死蓋上皇聖德所感天假手其徒以誅之諸將非惟無毫髮之功　未退則逗留觀望已退則乘勢擄掠既不干斧鉞之誅而又受無名之賞有盜節鉞者有爲兩府者有爲三公者傳呼道路取笑閭

闇名器之濫未有甚於今日又有爵位已崇而遷猶未已官曹已冗而員又復增政或出於多門命或從於中降是皆爲新政之累不可不革也至若有罪者不誅而惡無以懲又今日之大弊秦檜專權誤國二十年而乃生極寵榮死封王爵天下莫不切齒扼腕縱不剖棺戮尸其可不行追貶之誅乎又前日閹寺有弄權納賄紊亂朝綱者大將有聚斂交結敗壞軍政者大臣有進不由正逕誤國家者臺諫有朋奸罔上惡直醜正者或依城社以自安或盤根錯節以自固或以去位而幸免典刑不正非大舜所以去四凶而服天下也臣聞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賢相追貶元惡黨與奸邪天下稱快所

以能中興我宋致治三紀者由其能大明刑賞於體元居正之初也陛下宜奮乾剛之斷法虞舜之明繼述太上皇故事先正首惡之罪而追貶之餘則次第施行如是則可以攬威福之權而陛下之職舉矣夫欲救今日之弊非至誠任賢納諫大明賞罰以勸懲之雖商高宗周宣王漢宣帝復出不可以致中興之治故臣願陛下先舉其職以率百僚如是則中外大小之職罔有不舉而弊寧有不革者耶弊事既去內治既修則夷狄有不足攘祖宗之境土指日可復矣

論左右史四事 與起居郎胡銓同上

臣等誤蒙親擢承乏左右史自供職以來檢討故事竊

見今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有四焉一曰進史
不當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四曰奏不直前何
謂進史不當臣聞唐褚遂良知起居注太宗問人君得
觀之否對曰史記善惡以爲戒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
聞帝王躬自觀史魏謩爲起居舍人文宗遣中使取記
注欲觀之謩謂史官書事以爲鑒戒陛下所爲善無畏
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乃止遂良與謩可
謂能守官矣至國朝梁周翰李宗諤爲左右史乃建言
每月起居注願先奏御付史館國史書之曰進起居注
自周翰等始豈不媿唐二子哉慶曆中歐陽修爲起居
注嘗論其失曰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諛述旣成必

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起居注皆不進本仁宗從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襲不革遂至于今臣愚欲望陛下遵仁宗之訓革周翰之失自今起居注皆不進呈庶使人主不觀史之美不專在於李唐二君也何謂立非其地臣按唐制每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其後許敬宗李義府動必懷姦懼爲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皆不預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閣命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錄故開成之政詳於史書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臣立於御坐之後歐陽修以謂起居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

立於後則無以盡見乃徙立於御坐之前至脩罷職乃復立於後今乃遠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可謂立非其地有媿於修多矣臣又聞元豐三年修起居注王存奏欲追正觀故事使左右史得盡聞天子德音儻以二府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登對許記注侍立神宗曰人君與臣下言必關政理所言公公言之自非軍機何必秘密蓋人臣奏對或有頗僻或肆讒慝若史官書之則無所肆其奸矣大哉王言然未及施行至今議者惜之今史徒有左右之名而不知天子言動之實群臣奏對並以無所得聖語關報職記注者但不過錄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名曰史耶臣愚欲乞陛下復

歐陽修侍立故事庶幾言色舉動皆得以書如宰執造膝之言自有時政記亦乞如王存所請凡餘臣奏對許令侍立亦是伸祖宗之志也何謂前殿不立臣歷觀自古左右史未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云左右史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之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又聞歐陽修奏請自今前後殿上殿臣僚退合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以此知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矣夫人主言動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執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安在耶夫

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猶立焉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而禮意俱亡矣今左右史分日兩立無言動之異臣愚欲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庶幾一言一動皆得以書以備一朝之典謨光千載之史冊非細事也何謂奏不直前臣聞唐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曰臣頃爲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論朝廷事而毋辭也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爲名而朝廷事亦可議焉葢亦文宗命魏謩之意也熙寧中修起居注張琥奏曰近日緣例須牒閤門然後上殿竊見樞密都承旨每於侍立處尚得奏事起居注既得侍立或

有敷奏乞便面陳詔從之臣等自領職之後初欲直前
奏事閤門以臣不預牒却之臣又嘗預牒之矣又謂今
日無班次臣每見閤門奏事未嘗以班次爲拘左右史
職言動當日有敷奏乃必欲預牒閤門又必欲有班次
則事有當奏而不得奏其爲失職多矣臣又聞景祐中
御史唐介論宰相文彥博仁宗怒之時蔡襄爲起居注
直前論救事出一時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
況今來後殿奏對未嘗無兩班如是則記注之臣雖有
直前之名而無可奏之時矣臣愚欲乞自今左右史奏
事當令直前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臣等
所陳四事皆近日記注失職之大者臣等濫居是職敢

不盡言伏望陛下考古驗今循名責寔斷而行之不勝
幸甚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三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三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司訓會稽後學王鶴齡素堂校

奏議

除侍御史上殿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因前王盈成之業而守之者孝也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之緒而興之者孝也商之高宗周之宣王是也國有耻而雪之者孝也漢宣帝臣單于以雪高帝平城之耻唐太宗俘頡利以雪高祖稱臣之耻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者孝也夏小康滅澆以復

后相之讐漢光武誅王莽以復劉氏中絶之讐是也歷代帝王雖守成中興雪耻復讐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則一而巳我藝祖皇帝應天受命肇造大業親平僭僞一統萬方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可謂盛矣不幸運厄陽九醜　亂華靖康之禍有不忍言者國讐世耻自古無之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春秋譏不討賊以謂國無臣子齊襄復九世之讐仲尼賢之楚以六千里之國事讐荀卿罪之賢聖立言垂訓責後世之爲君臣爲子孫者可謂至矣恭惟太上皇帝躬堯舜至聖之德有禹文知子之明斷自宸衷以社稷付之陛下聖意端有在焉陛下天資英武慨然以興復爲念竊聞每對

群臣論天下事則曰當如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某事當俟恢復後爲之臣比因宣召語及祖宗陵寢聖容惻然曰四十年矣臣仰知陛下之心眞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漢光武之心也奈何在位之臣不知忠孝大節不能仰副聖心之萬一復欲蹈昔日奸臣之覆轍屈己以和仇讐之犬羊指祖宗中原之境土爲金人之境土謂不當取指祖宗中原之人民爲金人之人民謂不當納遂取秦隴已復之故地無故而棄之以資寇讐以絕生靈歸嚮之望聞有說進取者則群嘲而聚笑之大臣唱之於上小臣和之於下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自非陛下剛明果斷不惑群議則社稷大計其誰與謀

有君無臣奚可以長太息也臣願陛下推誠盡孝終始如一言動之間不忘社稷憂爱之頃必念祖宗側身修行上以承天意興衰撥亂下以慰民心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以革前日圖任之失有善必賞有惡必罰以振今日紀綱之弊仍下詔音戒飭有位無小無大咸懷忠良去朋附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陛下既率之以孝群臣咸應之以忠如是則可以動天地通神明慰祖宗在天之靈無負太上皇付託之意矣中原何患乎不復中興何待乎以日月冀耶

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

欺君訕上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備焉其何可赦臣謹按尚書右僕射史浩人品凡下天姿險奸昔爲士人以權黠犯罪身幾不免及試吏州縣奸贓狠藉惡聲播聞浩能以諂佞取容致身朝列夤緣遭際事陛下於潛藩龍飛在天躐居政府浩不知盡臣子之大節報非常之恩機巧百端得罪公議臣請條其罪惡之著者有八焉往歲太上皇帝聞欽宗之計痛切宸衷下詔親征思雪國恥知陛下春秋鼎盛智勇天錫斷然以社稷付之深望陛下之大有爲也浩爲心腹之臣不能以忠自效乃於義不共戴天之日首進寢兵之言專主和議以沮大計蓋欲踵秦檜之態爲固寵之身謀此懷奸之大罪

一也太上皇憤洋亮之渝盟悟和戎之失策以疆埸之事付爪牙之臣大將吳璘等奮身血戰復秦隴故土屯兵固守俟時投機縱未能長驅以定中原亦可以牽制金人南牧之患浩既主和懼吳璘進取陰使其黨鼓扇浮議妄謂金與西夏協力攻璘遂從中制令不退者斬遂取十三州之地而盡棄之將士喪氣中原離心誤彼生靈盡遭魚肉不獨棄地是乃棄民不獨棄民是乃棄信皆由浩欲售一已之私而不顧國家之大計此誤國之大罪二也浩履歷既淺德望素輕驟居要塗天下竊笑於是取國家名器爲一已私恩躁進之徒翕然合爲一黨門闌可以炙手士論爲之沸騰至有嫡子嫡孫之

號親姪過房之稱有號繼傳心印者有號正法眼藏者名居宗派布在朝列者紛如也昔王叔文竊柄有八司馬之黨李逢吉用事有八關十六子之徒浩得時遇主如此乃欲效叔文逢吉之爲人此植黨之大罪三也浩自參朝政即盜大權視宰相若無人待同僚爲不物人皆畏其凶焰莫敢誰何官爵科第輕以與人進退百官悉自已出自爲右揆益肆其姦方欲排擊所憎驅除異已會其腹心內潰黨與相攻陛下察其姦邪知其朋比收攬權柄出自宸衷不然朝廷之禍可既耶此盜權之大罪四也陛下嗣位之初首下求言之詔忠臣義士上封言事者非一浩抑讜直之言不使上達有倖已者則

以免解唉之春闈省試知舉三人上體聖心策問時事浩疑其斥已遂令黨人林安宅追捕雕匠勒令毀板三知舉嘗面奏其事有旨令刊行安宅檢人也知有浩而不知有陛下不遵聖旨而惟浩是從卒不許刊陛下取士之始而浩首禁程文何以彰清朝不諱耶此忌言之大罪五也太上皇用天下人望起舊相張浚知建康陛下因付以江淮重任擢爲樞府委任之專不啻若憲宗之待裴度浩與浚氷炭不同且懼其成功凡有奏請必多端沮之初遣史正志往建康欲覘浚進取之計及其既還遂酬以郎官又因詔百官言事遂令正志等密加詆毀指爲許靖房琯有識爲之不平此蔽賢之大罪六

也浩凡與同列奏事未嘗不留身退則妄稱聖旨以誑之浩嘗有辭免參政劄子未嘗稱祖宗及太上皇之德退則增加數語以報浩之欺君大率類此昔王欽若爲相每奏事必袖數奏但出其一餘則詐稱已得聖旨馬知節嘗面折其奸浩挾欽若之奸以罔衆朝廷無知節之直者以折之此欺君之大罪七也陛下即位之初以太學生經太上皇敎養之久並與免解浩乃爲己恩務在籠絡已而聞諸生議己遂深疾之復加沮抑嘗於稠人中言太學有風波臣對以子產不毀鄉校浩曰某固無他但上怒之爾浩近赴景靈宮行香道由貢院會太學補試士子塡壅鄧王回車避之聞者欽嘆浩乃作威

以逞為士子所嘲既而語人曰上怒補試喧嘩欲命不考某以誤其遠來赦之浩善則稱己過則稱君皆此類也此訕上之大罪八也浩無宰相才而居具瞻之位遇堯舜主而懷共鯀之凶陛下方當任賢使能圖治大業如使浩輩久在廟堂其可以望中興之治耶臣願陛下正其罪惡竄之遠方以快天下之心以為群臣之戒

再論史浩劄子

臣聞人主之職莫大乎任賢去邪任賢去邪莫先乎信賞必罰任賢而不知賞與不任同去邪而不能罰與不去同古之帝王能任賢去邪者莫如舜舉八元八愷而相之取四凶而流之可謂能賞罰矣未聞以十二牧之

任而處四凶於外也臣昨日面對論列尚書左僕射史
浩之罪乞加竄殛陛下謂今日已罷之臣知陛下能去
邪勿疑可謂無媿於舜矣及宣麻於庭乃以觀文殿大
學士知紹府輿論咸以爲疑謂陛下雖能去邪而未能
如舜之正名定罪也人臣得時遇主未有如浩不忠於
主亦未有如浩浩不忠之罪不可以一二數臣姑論其
大而著者有八已見前章效秦檜而主和議可謂懷奸
棄德順而資寇讐可謂誤國名在宗派者不止八司馬
可謂植黨竊天下之柄不止如王叔文可謂盜權陛下
導人使諫而浩鉗人之口可謂忌言陛下委任忠臣而
浩百端譖毀可謂蔽賢留身奏事妄稱聖旨可謂欺君

善則自稱過則歸主可謂訕上八罪有一且不容誅浩備有之其何可赦縱不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其可以巨藩大城而賞奸耶臣恐天下未必咸服如虞舜時也况紹興密邇王都最爲大府浩昔嘗爲屬吏奸贓著聞亦何面目見其吏民耶臣願陛下出臣前章正其罪惡褫爵名罷黜遣竄之三危之地與天下共棄之庶使大功不專於舜也

論進取利害劄子

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之資奮剛明之斷不惑群議任用忠謀遣二將臣出征淮甸首平靈壁敗虜將蕭琦而降之又平虹縣降蒲察徒穆大周仁歸附者以萬計又勝

金人千宿而得其州可謂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以奏功矣投機而進勢如破竹恢復有期神人交慶正勇者效力智者獻謀時也況臣謨蒙親擢爲耳目之官可無愚者一得之慮以裨廟謨雄斷之萬一乎臣竊謂王者仁義之兵爲弔伐而舉況中原本吾土地人民本吾赤子正宜諭之以恩信先之以招納不得已而戰伐隨之臣慮諸將或不知此臨陣之際未必無過有殺傷捷獲之後又未必無秋毫之犯恐傷陛下好生之德失中原來蘇之望欲乞陛下密詔張浚深戒敕之昔李晟平長安李愬入蔡國朝曹彬平金陵皆得王師弔伐之意宜諭諸將以此爲法庶幾富貴可以及子孫功名可以垂

竹帛也又三金將既降宜速加封爵以勸來者昔沛公入關留圍宛城陳恢說以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諸城未下者必聞聲爭開門而待之沛公從其言南陽守齮降封爲商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今中原列城爲金守者聞皆有離心非不欲降但未知吾所以待之者如何耳彼聞蕭琦蒲察之徒降而受賞亦何憚而不來不然則其心愈疑而其守愈堅矣今日之事正宜若沛公用陳恢策則可以不戰而屈人兵也臣又聞汪澈被名已至中塗未知誰攝其任臣謂宜令張浚并節制荆襄庶得令出于一輕重不偏將士協心遠邇同體緩急可以相聞勝負可以相援況荆襄將士素[illegible]

浚恩德皇甫倜之徒尤服浚威名若使浚兼制之則人必樂於用命矣又璘退師保蜀陛下亦以進取事諮之且明諭以前日退保由建議者之失不惜爲悔過語以慰將士及三路人心令璘觀時度勢以圖進取如秦隴可復得宜即進兵以相犄角以牽制金人南牧之患如是則金數處受敵救覆亡之不暇縱未得其頭顱必將遠竄沙漠矣此數者皆今日之所甚急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速議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今正是天以機會授陛下時不可失也

論史正志劄子

臣聞姦人多謀能觀時而爲進退當權臣植黨則必附

合以求進以竊美官及朝廷清明則又用奸計而苟免以逃天憲熙寧初王安石爲執政用小人呂惠卿之謀變祖宗法度遂朝廷正人天下莫不切齒及元豐末司馬光爲相惠卿自知罪大爲正論所不容遂丐祠于外冀脫典刑時蘇轍爲諫官遂首論其惡安置建州天下快之由是見祖宗時爲臺諫者排擊奸邪未嘗因其求去而容其幸免也臣謹按吏部郎官史正志操心傾險賦性奸邪自爲士人時嘗出入貴人之門專事交結乃初登科遂欲求爲秦嬉之婿託平日素所交結者賂嬉乳媪使之譽已秦氏聞而薄之遂不見納既而干求時相而得監倉君善觀時以求進聞樞密葉義問欲議進取

遂竊吳若江淮表裏論而增損之自號恢復要覽以投義問遂繇莞庫而得密院編脩爲士論所嗤及史浩執政欲主和議正志復變前說以投浩浩喜其佞己遂遣之建康以爲說客欲以口舌阻進取大計嘗談兵於張浚之前爲浚所不禮正志乃妄撰語錄設爲已與浚荅問辨難之語歸以佞浩浩大喜之除爲戸部郎官浩與正志姓同而族異繼拜浩而父事之在浩之門最爲用事故士論有親姪之嘲正志既不見禮於浚遂極口詆之嘗應詔上書比浚爲許靖房琯閗陛下名浚懼其不利於浩唱爲浮議以沮其來時人比之張又新今陛下知浩之奸斷然罷之知浚之忠破群議而任之正志自

知朋比讒慝得罪於清議遂力求去朝廷乃以福建運判與之正志能用奸以自免大類惠卿求去於元豐之末臣濫職風憲苟不論而擊之寧不自媿於蘇轍乎欲乞陛下特發英斷明正志讒慝朋比之罪以正典刑縱未能行兩觀之誅亦當薄示三危之竄庶使元祐清明之政復見於今日天下幸甚

再論史正志劄子

臣昨嘗論列吏部郎官史正志朋比讒慝自知罪大欲逃典刑力求外補朝廷以運判與之是用外臺重任以賞奸也欲乞睿斷正其罪而竄殛之至今未見施行臣深所未諭臣聞唐王叔文以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號召

當時有名之士欲僥倖而躐進者並以郎官清要之職處之相與結爲死黨至謩叔文爲伊周管葛憲宗監國之始首逐叔文而殺之其徒皆終身竄殛號八司馬元和之治比迹正觀淮西功業冠出李唐蓋繇憲宗必於用罰以去邪也臣竊謂前宰相史浩之惡不減王叔文其黨與之盛不止八司馬雖非天下奇才至於撓節以附匪人懷奸以害公議則一而已如正志者在浩黨中尤爲親密出入門闌蹤跡詭秘人皆呼之曰繼拜公又榜之曰親姪遂自樞屬驟遷戶部郎又遷天官郎使浩不去則正志必躐處侍從矣正志去冬歸自建康不獨搖撼張浚尤媒孽李顯忠之短必欲朝廷罷浚而誅李

顯忠以沮恢復大計非陛下保全而委任之則忠臣良將身首且不可保豈復有今日淮甸之捷耶今國家方欲恢復中原所賴以激勸者賞罰而已前日二將奏功賞不踰時輿論咸以爲當讒慝之人亦宜薄正其罪今不獨逃司寇之刑而又以外臺耳目之寄處之何以慰天下之公議乎鄭曹運判至么麽也而臣喋喋言之者非以其玷列宿汗外臺而已而朝廷之刑賞公議之是非寔繫焉伏乞陛下出臣兩章斷然逐之以示去邪勿疑亦足以懲一而勸百也

論廣海二寇劄子

臣聞王者將欲治外必先安其內不有小忍則不能成

大謀臣竊見陛下剛斷不惑神武維揚命將出師平定淮甸曾未踰月捷音屢聞蓋將復祖宗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可謂得宣王外攘之道有光武大敵之勇矣然臣愚計以謂治外必先安內欲小忍以成大謀者今欲外攘夷狄而境內有廣寇海賊嘯呼爲患猶未剿除外未寧而內有憂不無上貽聖慮者臣竊聞朝廷議遣鄂渚之師進誅廣寇想蕩滌固有期矣然臣相時度宜恐未可遽進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衝之未有不病者尤非行師之利臣以謂不如頓兵於桂林以爲聲勢而下詔赦其罪惡許其投降或不受命斯可以必殺無赦矣海寇出沒無常尤爲瀕海州縣之患聞

樞府嘗遣人招安之亦有受招之意臣謂二寇皆可開其自新之路庶得境內稍平可專意外攘臣所謂治外必先安內小忍以成大謀者此也臣又聞二寇之作皆緣監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未能弭之於未萌之前又不能誅之於已覺之後養成其亂以致猖獗隱匿不聞遂致滋蔓爲監司郡守者其可不懲之乎欲乞陛下宣諭宰相稍正典刑仍別擇賢才以爲外臺共理之寄以分陛下宵旰之憂不勝幸甚

論韓仲通俞良弼劄子

臣聞古之爲民師帥者能以德化人則人耻於爲盜能以威服人則人不敢爲盜能以智畧屈人則可以除一

時之盜三者俱無焉則何以爲民師帥共理天下乎臣竊見廣賊海寇久未撲滅上勞聖慮者蓋繇帥守不得其人既不能使之懷德畏威又無智畧以勦除之也朝廷不詰其致亂之由懲其不職之罪又從而遷爲大藩因而久任亦可謂失刑矣臣竊見知明州韓仲通不能防禦海寇致昌國定海諸縣皆被其毒而海道爲之不通初有捕致海寇者仲通從而縱之遂致其徒益熾昌國令嘗獻謀於郡仲通忽而不聽四明人莫不切齒朝廷既不罷黜之又除知紹興府仲通不能治一郡其可以典大藩帥一路乎知靜江府俞艮彌不能弭雷化之盜遂致蔓延而二廣爲之騷然運使鄧酢用虞吉茶商

以擒凌鉄叚弼忌酢併與茶商等皆不奏功致茶商憤然嘯呼而起醜黨數千人矣而屬縣殺戮官軍守臣有死者其勢方熾朝廷不能正其竊位之罪乃因而久任之安能使鼠竊狗偷輩卽時以降而仲通刻薄小人昔爲秦檜鷹犬其惡備見於白簡臣不復論之議者猶謂其有麄才可以任使及治四明最無善狀專用公帑交結奥援海盜猖獗畧無計畫其才亦可見矣叚弼雖無仲通之惡然闒其老謬不事事况二廣去朝廷爲最遠斯民所恃以爲命者惟師帥之臣爾叚弼爲大帥而盜賊充斥如此何以安遠人乎臣欲乞睿斷罷仲通紹興之除奪叚弼靜江之帥別擇有用之才以代之將見海

虜二寇不誅而自滅矣

論內庭節省劄子

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版曹以財用不足爲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僭僞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絁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不無少補又竊見內侍都知李綽具到宮掖用度

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敕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爲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爲下者亦何敢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論宿州退師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全軍退守觀時識變深得進退之機然

而異議小人與聖意素不合者往往幸災樂禍倡爲浮議以動搖大計以離間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使其說果行殆非宗社之福昔唐憲宗伐蔡戰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之徒言尤確苦會高霞寓戰却宰相揣帝厭兵欲赦賊以探上旨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措置如何詎可以一敗便阻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斷然用一裴度卒能成平蔡之功臣願陛下以剛大爲心毋以小衂自阻察小人之意勿爲浮議所搖敦遣中使慰勞將士且令解甲休息養銳俟時大臣如裴度者益加委任以固其心勿使異議如錢徽蕭俛之徒得

以肆其讒間況陛下今日之師爲祖宗陵寢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與古之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萬萬不同陛下隱之於心循仰無怍小人異議亦何足恤哉投機而進知難而退側身修行任賢使能政事益加修軍旅益加治財用益加蓄以待天時人事之至可也顧在陛下斷之如何耳

論休假劄子

臣竊以今日邊事未靖正君臣相與有爲日不暇給時也竊見朝廷尚循平時故事假故稍多有妨機務臣欲乞陛下未明坐朝日晏而退至放假故之日宜常御便殿不拘早晚引見宰執侍從臺諫群臣賜以從容訪問

財務事有可採即時施行仍勅朝廷不可似常時作假
宰執日入朝堂百僚各任其職庶幾事務不廢共致中
興不勝幸甚

論林安宅劄子

臣聞曰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名曰盜儒此聖人之所必
誅王法之所不赦也臣謹按前知臨安府林安宅者其
盜儒之雄乎初令越之新昌納官妓爲妾則以濫聞及
倅漳州盜郡將之權貪墨自恣則以贓聞及作廣漕起
羅織之獄誣陷善良則以酷虐聞諂事鄉人朱倬倬令
何溥薦之而得浙漕倬雖小人然於安宅有卵翼之恩
及臺官張震欲論倬安宅乃手疏倬之隱惡數十事以

示震倬之罪人皆可得而言也而安宅納之其與呂布事董卓而殺董卓何以異乎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之門其在都司也進則見浩退則見大淵天府之除不由正道物議咸鄙薄之有從何處來之語浩與大淵結爲死黨及二人反目浩託安宅和之安宅旣欲效勤於浩又欲獻佞於大淵遂造其室爲奴顏婢膝之態士夫傳以爲笑陛下比於經筵嘗語臣曰近臺諫論龍大淵專朕不私之已罷其職矣臣言陛下屈已從諫以天下爲公不私潛邸之臣社稷之福也陛下稱不私者至于再三今安宅乃自託於大淵之門以盜威福陛下且不私大淵其肯私其門下士乎安宅自知罪惡爲清議所不

榮乃詐病以求致仕朝廷既以宮觀與之矣又用計以復留臣近嘗面奏其姦陛下即諭宰相令丐祠而去矣今又必欲朝辭冀僥倖復留之計動用姦謀以要君父不顧廉耻不知進退眞小人之雄者也或謂安宅之才可以治劇然自知臨安以來初不見其所長事無大小皆委於吏獄訟繁興而不能決盜竊公行而不能治議者謂不逮前政遠甚是豈可居彈壓之任乎陛下斷然罷之可謂能去惡矣爲安宅者固宜惶懼朝聞命而夕即塗也乃復徘徊不去不知何所恃而取爾耶臣欲乞斷自宸衷正安宅罪而竄逐之以爲不知廉耻者之戒

貼黃臣與安宅素無睚眦比因安宅奉吏浩意旨

毀省試策題及程文之版臣以公議責之即非私怨安宅聞陛下用臣為御史即欲求去益用奸計以鉗臣口臣前日面奏其奸即蒙陛下罷而去之臣已不論列今聞安宅復求朝辭物議沸騰咸謂安宅倚恃奥援不顧公議故臣不得不論之願出臣章示至公於天下

再論林安宅劄子

臣誤蒙親擢濫司風憲比嘗面奏前知臨安府林安宅奸邪交結等事陛下即諭宰相令安宅罷職丐祠而去臣仰窺聖意既俯聽臣言得從諫如流之美又欲保全安宅使不繇彈劾而罷為安宅者固宜聞命即行又復

乞朝辭冀奸計得施欲求再用臣昨條列其罪謂即賜施行今乃聞有旨令安宅內殿引見臣不勝惶懼之至竊聞仁宗之時任用臺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臣今論一小人而不能使其知畏尚何面目居風憲之地耶安宅前日聞陛下用臣爲臺官即詐爲病疾以求致仕既已得祠命下復止罔上要君尤足以見其奸詐今宜即去而復乞朝辭未有班次而遽得內引是前日之奸計復行也臣竊見近日執政臺諫以疾求去者皆放朝辭安宅何人而得此隆眷異禮耶欲乞陛下深察安宅奸邪交結之罪亟賜竄逐以慰公議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三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四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舉人薛　英雪涵校

奏議

論用兵事宜劄子

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荊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小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屢敗而後擒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

之敗至於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
功葢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
畧其經畧西夏也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
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於匈次故能收
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進匈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
葢亦兵家勝負常勢也異議者遂從而搖撼將帥之臣
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
軍馬已回濠泗矣亦是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爲浮言務
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
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
眚之愆眞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洶洶謂陛

下宣名楊存中欲用爲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旣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議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爲將罔功天下皆知之黷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於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因王師小衂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illegible]也臣所謂不能無患者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巡幸止用宰相樞密爲御營使李綱朱勝非等嘗爲之陛下將爲親師之

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定不可變易於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强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爲强氣沮則變强而爲弱殷至强而懼則慄氣餒之也髮至弱而怒則衝氣激之也景德閒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以避其鋒眞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契丹近遁四方危心當勵衆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寸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鑾輿回轉一步則萬衆雲散四方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眞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

鼓勇射殺撻覽賊衆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爲强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下親征之詔爲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賊騎蠢得策矣惜乎議者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凉進發或者猶以爲遲今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速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不增氣至若百司之衆在今宜省犒軍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騎易動如聖訓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金人乘虛

而入使川陝隔絶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既罷汪澈命張浚兼都督之使令出於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彦知襄陽議者以爲得人又聞以彦節制趙撙則或以爲不可撙久在荊襄得士卒心彦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去荊襄遠甚或有機會恐聞報失期臣謂宜於前兩府侍從中擇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爲宣撫既以浚督之又以尊臣制之使彦與撙輩各當一面則荊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荊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爲進取之圖次則爲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

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有可以爲兵者衆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塡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鬬往往曹聚於茶商塩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茶塩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爲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

乾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爲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內惟掛青布緣簾緋絹帳紫紬褥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爲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爲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衆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埸未靜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既以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者銜莫如遴選版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潚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於子潚也邇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潚不唯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

幄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潚不可也此臣所謂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乞審核李顯忠等功罪劄子

臣聞宿州之師不利而反議者皆歸咎李顯忠顯忠身為上將不能於勝敵之後撫存將士以保垂成之功遂致潰散而歸固不能無罪也然前日洶洶之議謂顯忠心懷南北鼓惑中外上貽聖憂今顯忠既還上章請罪亦足以見讒說之無驗矣說者又謂顯忠貪戀金帛欲為已有不分將士遂致離心理或有之恐亦未實兼顯忠亦劾奏統制官周宏等數人無故領兵自回遂致失

利欲正宏等罪臣亦未敢以爲然昔慶曆間趙元昊叛大將劉平遇賊於延州力戰而死都監黃德和遁走誣平降賊朝廷信其言遽欲戮平之家賴仁宗聖明遣御史出理其事遂得其實遂褒平死事之節而斬誣告之人今正虛實未辨之時臣以爲不可不審朝廷不如姑兩存之以安反側却令都督張浚審核虛實奏聞如功可贖過則許其自新責其後效如罪多功少實誤大事則不可不正典刑但審而後行庶使聖朝不致濫罰不勝幸甚

論龍大淵撫諭兩淮劄子

臣竊聞有旨令龍大淵往兩淮撫諭者仰見聖心百

境而不知倉卒渡江禍幾不救今外議洶洶謂金人有窺伺之心深恐中外壅蔽不以實聞維揚覆轍不可不戒欲乞陛下廣視聽通群情俾沿邊帥守中外臣子凡有所聞並以實奏勿以張皇爲罪切直爲諱如是則金之動靜可以備知事之未至可以預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三

臣聞財用不足最爲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愚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玉帛和親之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樸先之富

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間
西方用兵北邊增幣天下亦多事矣而斂不及民用
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不
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苟安
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侈
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
齋親為之詔飭下以躬蓋無愧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
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痛革無益之作無
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內降之恩未能盡絕名器之假
未能無濫宮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教坊伶
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橫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

義人心所同臣實敬慕之前年備員館職嘗因輪對首
言金必敗盟乞用浚等太上皇不以爲罪臣旣去國今
果南牧太上皇親征起浚知建康府陛下嗣位因以江
淮都督之任委之天下皆以爲當惟史浩之徒不悅臣
去年十一月被召至闕首以恢復大計仰贊聖斷又乞
陛下不惑羣議委浚以圖成功陛下不以臣言爲非每
蒙聽納浚前日入覲議進取之計雖非臣所與聞至於
勸陛下破羣議而用浚臣不爲無力浚遣二將取靈壁
虹縣及取宿州降三大將一月三捷議者皆服陛下英
斷任浚爲難及聞王師不利而幸災樂禍者橫議蠭起
臣與一二諫臣常奏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之說勸陛下

以剛大爲心毋以驚憂自沮臣又謂陛下用兵爲祖宗陵寢暴露而舉爲徽宗欽宗復讎而舉爲二百年境土而舉爲中原弔民伐罪而舉與古帝王好大喜功開邊生事者不同投機而進知難而退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剛明果斷規模素定固不以一衂爲羣議所揺然異論紛紛不肯置浚浚嘗上表自劾朝廷尚未施行臣聞諸葛亮街亭之敗亦有自劾之表國朝范仲淹韓琦西夏喪師亦嘗降官但仁祖始終任之卒收後效臣謂陛下亦宜從浚之請薄示懲戒使浚得以號令將士以爲後圖如臣狂愚不合妄贊恢復又不合乞委任張浚今王師不利浚與其屬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使

朝廷失刑欲乞陛下正臣妄言之罪罷御史職事仍擯竄殛以塞羣議

夔州論馬綱狀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所有四川宣撫司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申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辦其舟船令王某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之大者莫過於財與力二者皆出於民臣自入境以來竊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浙荊湖諸路之比爲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

不能活之況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來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緡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為錢二萬六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梢工水手約九十人較一歲之終為工一萬八千人每人日食雇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三萬貫草料批劵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於馬綱者葢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舍

而夔之民力既困如此若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
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
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在其內今馬綱之費併於所入
之賦雖曰令吳璘管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
降地出又必取之於民而夔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
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諸路之困又可知矣況水路正
行瞿唐灩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漩
顛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
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涉咫
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況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
用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崗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

人攀緣股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於人兼亦非馬之利若欲剗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論利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路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孤陛下任使之意將負不忠之罪矣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爲先臣仰見陛下居安慮危不忘武事修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宣復古之時又謂撵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下仁心愛民如武王之

不愈遠也又謂回船泝流頗費程限須多作番次免致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雖居九重之深洞見四方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為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勅丁寧俾輸犬馬之效况臣蒙誤恩擢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焉綱改行水路為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敢再瀆天聽若夫捧舃之役易民以兵道路皆知陛下之仁心以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路大不相侔瞿唐灧澦及諸惡灘窟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於水者以舟楫為家梢濆撇漩欹䑸側䑸於

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之曲折操舟若神猶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坐食軍門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俱斃無疑矣又三峽束江斷崖絕壁挽舟者無所置足攀緣而過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爲之況宣司正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貼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爲懼其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於民其勢不得不至於科擾又夔峽爲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禦控扼以壯天險之勢然土狹人希廂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招塡不足爲憂重以出戍於夷陵防秋於諸處者非一

所存無幾若又役以撐駕疲於往來以無幾之卒伍應
無窮之馬綱非惟耗費錢糧妨廢教閱正恐州郡空虛
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况茶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
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溢瞿唐不
可上下舟舡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馬
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
十綱爲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爲三
番更替則又倍之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
覩覩者爾馬綱過夔府一路者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
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三番更替計
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

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爲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有剩員半分癃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驅而爲梢工水手爲一番且猶不足况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爲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爲慮宜於鄂渚漢陽諸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旣便馬必蕃育亦可以爲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爲馬政之脩也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答知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致生事上貽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况此事干數路所

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酌施行不勝大幸

除知湖州上殿劄子三首

臣聞聖人以無難而畏賢君以無災而懼國多難而天有災此天心仁愛人君以災異而警懼之欲其恐懼脩省舉天下而措之安也昔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周宣王外有四夷之交侵內有太甚之旱魃天災國難有若不易支持者然堯以帝湯以王宣王以中興者豈非天以災難啟之一帝二王能脩德以應之耶恭惟陛下即位以來六年於茲矣躬攬權綱厲精政事雖漢宣帝光武無以加然天災流行無歲無有旱於夏潦於

秋饑饉荐臻疾疫繼作去八月海溢於溫死者以數萬計今歲川蜀荊南赤地千里邇者天作淫雨害於粢盛江浙之間被害尤甚陛下遇災而懼遣官分禱疏決滯獄減放房緡詔答大臣歸過於己可謂能恐懼脩省矣臣來自遠不知左右前後論思獻納之臣亦嘗有以修德之說獻忠於陛下否乎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傳曰皇天親有德享有道堯湯宣王之所以應天者蓋在乎是臣竊謂陛下宜法堯之盡道湯之自責宣王之側身脩行早夜孜孜惕然自念曰天道不遠災異胡爲而來哉豈吾心有所未正意有所未誠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有所未至乎忠直者未用諂諛者未去有以害吾之

治乎聚斂之臣未斥奸贓之利未除有以蠹吾之民乎議法或失之深用刑或失之過有以傷我之仁乎肯酒之嗜聲色之邇毬馬馳騁之娛有以累吾脩身之德乎責已以誠應天以實而無事乎虛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蓋言出入起居之間罔不欽顛沛造次之際必於是不在乎區區禱祈祭祀也如是不惟可以弭災難於一時古先帝王之治效功業當復見於今日孰謂災異非天所以開陛下聖臣學識淺陋惟陛下採擇

右一

臣嘗聞先儒孟軻稱周武王曰不泄邇不忘遠是言非止爲一武王設蓋爲後世帝王治天下之訓國家全有

吳蜀之地蜀去行在萬里遠而易忽臣昨蒙恩出帥夔府二年之間有所聞見姑言其大者三事一曰監司二曰虛額三曰馬綱今朝廷但知蜀之重權在宣撫制置二大帥臣爾而不知四路監司事權之不輕也彼去朝廷既遠威福得以自恣傲視僚屬有同皂隸動搖州縣人不聊生監司之中漕臣尤重一路銓選咸出其手非若他路止掌金穀之事苟非其人則州縣受害無所赴訴地遠之害如此其可忽耶臣願陛下戒敕宰相宜於四川監司尤加精擇務得循良愷悌之吏為之以安遠方不必專取其能辦事也臣在夔門亦見蜀之士夫往來咸言西州諸郡有於虛額者是積年拖欠催科不

雖屢經赦恩有司不與放免又昔之監司好聚斂者取
諸州積年酒稅諸色無名科斂之數以一年最多者立
爲定額其後酒稅諸色之數不登而有名無實之額常
存爲總司者以有名無實之數督漕司而不得其實漕
司亦以有名無實之數督州郡州郡廹總漕之威而無
錢以輸遂預借民間常賦以充之後之郡守到官欲催
常賦聞已預借矣於預借之外又借焉有借及二三年
者如卭彭諸州困乏尤甚朝廷知其弊亦嘗有旨減放
總漕之臣不能奉行德意而催科如故州縣不堪凋瘵
日甚今之爲宣制二帥及總領者皆一時重臣名士必
能以撫字爲心臣願陛下親賜御札俾條陳虛額之弊

而速降詔罷之庶使遠方之民復有生意臣至夔州而馬適行水大爲夔峽諸路之害其端起於吳璘衆人從而迎合之以行水爲便欺罔朝廷以求官職臣嘗兩奉
御札非不欲率先奉行蓋知陛下愛民甚於愛馬而夔峽之民貧尤甚故不避罪誅力陳其害今茶司之馬自五十綱後雖不經由然朝廷未有明文罷之有一二提舉之臣猶以奉行爲名沿江州縣治廐造船之役猶未已臣願速降聖旨令復行舊路罷提舉馬綱之名諸州所差牽挽之兵各還其所槽廐舟船不必修治乃見聖治之不忘遠也臣又謂朝廷於蜀非特以遠而不可忘今日之所以立國者正賴蜀以爲重昔三國之時吳蜀

爲二家故不能進取中原尺寸地今天以吳蜀全付陛下正是經營天下恢復境土之資今傳聞金人積糧宿兵於境上有窺蜀意蜀天險也非金可得而窺正恐民心或離變由內起爲可憂爾撫綏固結在今日爲尤急臣故敢獻其狂言

右二

臣嘗謂君子小人常相爲消長人君未嘗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也然小人嘗見用君子每見疏者蓋君子小人之難知雖堯舜猶以爲病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當孔顏桀跖相鬭於前左右佩劒彼此相笑之際人君以一人之聰明誠有不易辨者況君

子直而疎小人巧而佞直則動多忤意疎則不能無過故人主反疑君子爲小人巧則能以智術自將佞則能迎合上意故人主反以小人爲君子自古所以治少而亂多蓋由君子小人之不辨也恭惟陛下稟聰明絶人之資行帝王正大之道歷古興亡治亂之迹皆洞然在聖學中君子小人之情狀固已備知之矣然天下夙謂君子者或未能盡用或暫用而夲棄之所謂小人者或未能盡去或暫去而復合得非知人之哲亦猶堯舜之難乎夫君子小人雖不易知而亦有可知之理君子孤立如松栢小人附麗如蘿蔓君子進必繇直道小人進必繇邪徑往者湑滸二使令之捏竊弄陛下之威福士

大夫無恥而好進者莫不奔走其門陛下赫然震怒奮自英斷斥而遠之天下莫不鼓舞聖德然附麗而進者猶未正典刑唐憲宗既誅王叔文并斥八司馬之徒終身不用元和威令復振號稱中興蓋由此舉今之附麗者初無八司馬之才而惡則過之附叔文者官止爲郎未有若今之竊高位達官者小人朋比之迹固不逃聖鑒宜擇其一二之尤者薄正其罪又取其能自卓立不附炎於炙手可熱之時與嘗言其罪惡者稍進用之如是則君子小人知所勸懲矣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進必以道誼自昔小人之進未有不以利求合者前日朝廷以財賦不足爲憂小人遂獻羨餘以

求進朝廷不惜名器以美官要職處之諸路監司郡守翕然胥效爲剝下益上計州縣騷然民不聊生近者臣僚論列陛下嘗罷一監司固足以爲後來之戒然其尤者方進用未已全其大而治其細又何足以懲耶臣所謂君子小人有可辨者陛下第觀其自何門而來以何術而進固可以灼知其爲人矣宰執大臣天下之選固不可使小人雜處其間侍從之臣以論思獻納爲職即異日之宰執大臣也又豈可使小人居之耶治道在知邪正然邪正難於盡知陛下宜於宰執侍從臺諫之臣精加識擇自卿監而下與外之監司帥守責之宰相可也臣言狂妄惟陛下察之

右三

除太子詹事上殿劄子三首

臣恭聞陛下斷自宸衷首建國本天下相賀以爲社稷無疆之福臣初至闕下聞太子有尹京之議臣竊以爲未然臣聞三王之教世子也不過教之以禮樂樂以治內禮以治外俾知父子君臣之義而已成王之爲太子也召公爲保周公爲傅太公爲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未聞其尹京也國朝雖有真宗故事至仁宗爲太子則不然當時左右前後罔匪正人養成仁厚之性四十二年之治體堯舜仁以洽初不由尹京然也况今天府事繁其所委任之臣未必有如畢士安

者使太子裁決事事皆善亦不足以爲太子之聰明增
太子之盛德萬一少有過差千手所指小人易得而議
傳聞四方所損非細非所以愛太子也大抵太子之職
在於問安視膳而已至於撫軍監國皆非得已事也陛
下但與之遴擇師友僚屬俾日與端人正士游養成德
性相與講論古今治亂之理他日民情吏事不患不知
臣願陛下與一二大臣議之寢尹京之議以安[illegible][illegible]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一

臣嘗謂官冗之患莫如今日漢唐之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
今爲甚簡而事無有不舉者今之監司有滿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茶鹽則有提舉坑冶鑄錢則有提點其職甚備而治不加於昔何也監司之職愈多而州縣之擾愈甚於治無益也遭者提點刑獄增置武臣臣竊以爲贅矣且是官之設臣不知其所爲者何事也以詳刑之任耶則一道之使固有其職未見其廢事曰訓練士卒則總管鈐轄路分都監者即武臣之監司也置之而無用廢之而不爲闕是官之設豈不爲冗哉一監司之建增州縣之大擾也臣竊考之祖宗雖嘗有武臣同提點刑獄矣至嘉祐則罷之其詔之大略以謂武臣或出將閫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項背適以爲煩夫既置之矣而繼罷之知其無益也昔罷之今復置之在朝廷則冗

於官在州縣則擾於民則其置之也甚無謂矣臣愚欲望聖慈斷然察其無用罷去勿置庶幾官不虛設事得其當而人各舉其職矣臣不勝至願

右二

臣嘗謂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謂其不可測也況狼子野心之人烏能保其久而無患也哉唐太宗教射於殿廷羣臣諫之曰律不可以兵刃至御在所今以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殿陛之側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誠哉憂國愛君之言親衛將卒且猶不可而謂歸附之人信其終無害也難矣近者歸明歸正之將陛下旌其忠義壯其勇略擢而用之日與之親使

効其力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固足以見大有爲之
志矣然天下之人凡有愛君之心者莫不疑焉謂自古
以來莫難於用斯人而用之者罕見其久而不爲我患
其棄彼歸我心已二矣今乃使之朝夕以侍左右設或
不俺其欲其謀之深計之久而心之不能保則將若之
何至於斯時雖悔無及臣請擇其灼然忠誠可以任用
陛下素所知者屬之以事權厚之以爵祿勉之以功名
亦足以示無疑之意而激其圖報之心矣何必日親之
而後爲待遇之至哉臣願陛下考之於往古慮之於將
來特加宸念毋憚一時之難從而置久遠於無害不勝
社稷生靈之願

右三

應詔舉官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舉堪充刑獄錢穀及有智略吏能各二人並依保舉法仍限半月者

右承議郎林仁厚學問該通議論近正屢更任使俱有可觀付以決獄理財必能詳刑節用

左奉議郎新監登聞鼓院丁康臣嘗知處州青田泉州惠安二縣獄訟詳明民無寃訴催科不擾辦居衆先付以繁難必可倚仗

以上保舉可充刑獄錢穀之任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劉鎮屢更州縣任使所至
皆有治績明敏之政吏不能欺
左宣教郎新知福州候官縣林思誠爲饒州教官嘗攝
郡幕贊畫居多耿介有守不附權貴
左從事郎添差溫州教授王信素有文學尤通世務嘗
攝郡幕時適荒旱留心賑濟不憚勤勞一郡之民遂免
流離之患
以上保舉智略吏能可備委任
舉張栻自代狀
准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月內舉官一員自代
右伏覩右承務郎試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學

術精深氣禀剛正久居經幄宜賛青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四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五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舉人薛　英雪涵校

奏議

代越帥王尚書待罪狀

臣聞爲臣莫重於守官治獄莫先於奉法苟用法之際或有所失則曠官之罪將何以逃臣伏蒙聖恩出守會稽未到任間有盗發某官王佐母冢亂其骨殖非特王氏一門痛徹心骨臣忝係守臣心實憤之在律發冢見尸者死茲盗之死宜矣有司議法以按問減二等又以其妄引平人加徒役流當時固疑其情重罪輕有司第

知守法而臣失不敷奏既已斷罪佐弟公亥以寃憤不雪誓不共天手斬讎人自投于府臣與官吏咸義其舉已具始末奏聞且謂公亥奮不顧死以報母讎斬首申寃詣府請罪雖在法有所不許其孝節實爲可嘉蓋欲朝廷敦奬其孝而特貸其罪也今來給舍奏議以臣本府官吏故縱失刑尚荷寛恩止以失出議罪臣與官吏相與守法者也今乃法失於有司而志行於臣子臣等之罪誠不可容伏乞聖慈重行朝典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又代上郊祀天晴劄子

臣茲者恭惟皇帝陛下遵祖宗三載故事復行郊祀之

醴並見天地配以祖考甚盛舉也然前期三日風雨晦冥中外憂之及陛下御大慶殿齋宿群臣在庭雲陰忽開天色澄霽用事之夕月星潔明禮畢賀旋愛日揚輝六軍萬姓罔不歡喜郊焉而假廟焉而享昔聞其語今見其事臣官居侍從職在近藩咫尺堯天目若親覩其爲慶抃實倍於常情萬萬也然天下皆知陛下孝德精誠能感應之速如此臣獨謂陛下孝弟通神明至誠格萬物固不止一日也然往歲郊祀載暘載陰未有天地廓氛日月呈祥如今日之事者茲蓋由陛下比年以來總攬權綱福威自已正塗開闢朝廷清明故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天人相與之際其昭昭然如此臣伏望陛下

兢兢業業益加勵精新而又新終始如一則天地交泰三辰著明長如郊祀之日誠宗廟之福天下之幸也臣不勝至願

又代上劄子

臣比者伏蒙聖恩出守於越陛辭之日親奉玉音以東州災傷令臣檢放賑恤者臣仰體陛下惻怛之誠不敢少怠入境之初延見吏民訪問疾苦視事之日首遣僚屬分詣諸邑與縣令躬行阡陌同共檢視咸得其實遂以所傷輕重等級減放其間有保甲初以熟申及秋斂之際實無所有者與檢視有不盡之處有致詞訴者臣續已覆實復與減放既而又得聖旨蠲免租稅以內帑

代償百姓歡呼鼓舞莫不以手加額咸謂陛下仁恩德澤亘古所無雖天地父母有所不能及臣又上體聖意將本府所有逋負積年公租私債貧不能償者榜諭人戶照應指揮令至來年蠶麥成熟然後理還用是細民稍安流離復業庶幾少副陛下畏災恤民之意無任惶懼取進止

又代上劄子

臣誤蒙聖恩出典藩府適承去秋災傷之後上賴陛下東顧之憂臣自到官夙夜惶懼每以催科爲後撫字爲先比緣米價湧騰越人艱食除得旨賑濟及乞糶常平義倉外臣又令八縣官吏躬行勸諭凡有穀米之家不

問官戶編民但以等第高下積蓄多寡並令發廩減價與官米並糶遂獲廣濟免致失所又自新春以來彌月不雨播種失時民心嗷嗷朝不遑夕臣退思厥咎實由臣荒政所致因思古人致雨之術每求之於人事間深慮刑獄有冤致傷和氣遂於今月初六日親至囹圄疏決滯囚仍分遣官僚徧決縣獄又集道輩就府治焚脩凡山川廟貌靡不祈禱臣亦晝夜齋戒不敢少懈神明鑒臨果若有感忽于初八日得雨連夕霑霈農事復興民情大悅夫曰雨曰暘皆陛下聖德所致其膏澤所及固不止一方而臣喜雨之心獨倍常情者蓋緣臣所領州連年水旱民不聊生儻更數日不雨則事有大可

憂者今一雨三日有年可期臣與闔境吏民不勝歡欣
鼓舞感戴聖恩之至

又劄子

臣去秋陛辭之日親奉玉音諭臣以永祐陵昭慈宮崇
奉事件臣仰見聖心篤孝著於羹牆雖堯舜之德何以
加此臣至越之初首朝陵廟瞻望松柏不勝悲涕凡薦
祭之物崇奉之具修造之費臣仰體聖懷罔不盡力臣
輒有區區愚忠敢不冒死以聞竊見攢宮修造每年一
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爲常此固陛下奉先罔極之心
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竊謂陵寢所在神靈是
依神道貴幽理宜安靜若頻歲修造不無震驚故古不

修墓聖人非薄於其親意謂寧親莫如寧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殯宮棟宇已圓器用已備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謂至矣臣欲乞自今以後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爲拘但令本府常預備瓦木工匠之類以俟不時之須凡遇棟宇或損則更之器用或舊則新之松柏或枯則補之如是則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歲月寖久而陵廟愈安以昭先帝儉德之恭以稱陛下寧神之孝不勝幸甚

又代上五劄

臣聞唐杜牧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夫內修政事蓋自治之策也任賢使能又自治之要者昔漢以汲黯寢淮

篇之謀晉以謝安破符堅之衆唐以陸贄濟奉天之難我國家寶元慶曆西夏叛命仁宗皇帝以經畧安撫之任付之范仲淹韓琦軍中有一韓一范西賊破膽之謠其不大用而元昊已服今我與金強弱不敵惟當以人才勝之苟得仗節死義如汲黯輩則謀當自寢風流雅望如謝安輩則敵當自退忠謀讜論如陸贄之徒則難當自解兼資文武宏材偉畧如韓范二臣則金當自服所謂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者也臣又聞范仲淹初以言事得罪仁宗尤爲宰相呂夷簡所惡斥逐于外及西方用事仁宗思用仲淹夷簡亦力薦之仲淹果能成功夷簡不失爲賢相今邊境未寧正是側席

求賢之日臣願陛下以仁宗之心爲心大臣以呂夷簡之事爲法相與任用天下之賢才以爲排難解紛之計仍詔侍從臺諫監司郡守各舉人才勿遺疏賤朝奏暮召如恐不及如是則異人輩出可以供陛下之任矣夫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國有人焉難當自消自治之術莫大於此

右一

臣恭惟陛下屈己便民和戎福國蓋帝王盛德之事然金情多詐殊不可測愈和愈驕情態已露夫未至而言常以爲虛及其已至則又不及臣竊謂備敵之術莫若通下情開言路昔建炎維揚之難起于以下壅蔽金虜

境而不知倉卒渡江禍幾不救今外議洶洶謂金人有窺伺之心深恐中外壅蔽不以實聞維揚覆轍不可不戒欲乞陛下廣視聽通群情俾沿邊帥守中外臣子凡有所聞並以實奏勿以張皇爲罪切直爲諱如是則金之動靜可以備知事之未至可以預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右三

臣聞財用不足最爲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玉帛和親之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樸先之宮

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間西方用兵北邊增幣天下亦多倩事矣而斂不及民用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不失治民到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爲苟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爲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齋親爲之記帥下以躬蓋無愧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痛革無益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內降之恩未能盡絶名器之假未能無濫宮禁近習使令之數不無過多軍容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無非時之横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

之可罷者罷之最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奸謀有天子私藏之財號瓊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損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之儉德爲法以德宗之私心爲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歸之戶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見粟腐太倉錢流地上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右三

臣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又聞四夷不恭拔卒爲將今夷狄外侮正是注意將帥拔擢行伍之時臣竊觀朝廷宿將間亦有人顧所用何如耳賢而有重望

者可用爲大帥以總天下之兵權如唐用李郭之徒賴
之以爲安危輕重不可止令爲一藩帥以泯沒其才其
次驍勇善戰者可使當一面如漢黥彭之類亦可責其
捍禦之功不可置之閒處至於駕馭之術尤不可驕之
爵賞所加必使有功而後可若任用之初先爲之極它
日立功其將何爵以加昔藝祖皇帝許曹彬節度使而
不遽與其後彬再立大功方加節鉞卒保富貴爲國勳
臣臣近蒙宰執傳聖旨除某人爲淛東總管令臣待之
加厚者如某人亦當今之名將可備急難之用所謂宜
當一面者也陛下固已得之矣其它如某人比者尚或
有之咸宜拔擢以爲閫外之寄至于駕馭之術更乞如

臣所陳如漢高之馭黥彭量才而任使藝祖之待曹彬富貴以俟異日庶可以望其立大功亦所以保全之也

右四

臣聞居家者必謹藩籬置皂隸以為寇盜之防建國者必保山海之險選岳牧之臣以禦外敵憑陵之患今朝廷以江淮為藩障以守帥為長城江淮守臣比它處為尤重宜於文武臣中擇其才勇智畧可為爪牙者付之陛下親加敦遣勉以忠義資之以糧假之以兵俾其守死勿去則我有所恃而不恐敵有所憚而不敢窺苟非其人則必為敵所輕誤事非少除授之際尤不可不謹又川蜀之地去朝廷最遠尤為金所窺伺緩急之際勢

必不能相應在兵法有攻東南備西北者[redacted]情難測深恐虛聲在此而屬意在彼臣以爲宜增重四川帥臣之權俾其便宜從事遇臨機應敵之際不必請而後行仍選大將屯重兵于外以爲急難之援如是則陛下可以寬西顧之憂矣

右五

繳劄

臣違遠淸光殆將一歲待罪近甸竊祿無補至若乃心倦倦王室顧雖食息不敢少忘茲者恭聞敦遣大臣出疆道路風傳有如上貽聖慮者陛下焦勞宵旰備見詔旨宣諭之餘軍民感泣況臣忝居獻納論思

之職其可以中外爲拘喑默不言乎輙以管見條陳
五事一曰求人才二曰通下情三曰省浮費四曰擇
將帥五曰選江淮之守增蜀帥之權狂妄猥陋冒瀆
天聰政猶爝火不足裨日月之光然愚忠所激有不
能自已者伏望陛下采愚者一得之慮赦微臣萬死
之罪畧賜施行不勝幸甚

代王尚書辟陸宰狀

臣叨膺聖寄待罪近甸其所領州號爲浙東帥府屬邑
有八山陰負郭而最大近知縣許某到官方及旬浹而
遽死其後任某亦已物故緣山陰係是繁切不可缺官
去處臣竊見前會稽知縣左奉議郎陸之望爲治寬平

持己廉潔長於撫字蔚有政聲會稽士民僧道等前後
屢經本府及監司舉留狀牘具存某人今方罷官適會
山陰缺宰臣遂令暫攝職事邑人咸喜臣今欲依條令
辟舉陞之望允山陰知縣以慰一邑士庶之心臣如妄
舉甘伏朝典伏乞聖慈特賜俞允

又代上劄子

臣恭聞大行皇太后靈駕發引有日陛下遵奉遺誥凡
管奉之費悉出慈寧不以一毫病民以彰皇太后仁儉
之德四方聞之罔不欽嘆臣待罪近甸祗奉寢園雖欲
竭犬馬之奉効蟻螻之誠而不可得至若邦境所管河
道橋梁宿食頓次及一行事務臣已分遣官屬一一幹

治臣亦身督共役無敢怠惰者約至十一月初旬悉皆
辦集將來梓宮渡江決不誤事庶幾少效臣子報稱之
職上寬陛下哀戚憂念之情臣無任

又

臣竊聞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進發之日凡津梁堰
閘並不拆毀今來伏准橋道頓遞使報大行皇太后梓
宮御舟八尺五寸比舊加大其所過之處城門橋堰勢
不免毀臣伏聞行朝臣庶稱頌聖德謂日者奏請梓宮
發引利行甲方然毀民居稍多陛下惻然曰茲豈求利
耶乃改行乙方仰見聖心仁孝愛民如此臣庶感激至
於流涕臣今欲乞依往歲徽宗皇帝梓宮御舟丈尺之

數津梁堰閘免致拆毀庶獲仰承陛下仁孝之德遵奉
大行皇太后慈儉之訓不勝幸甚如蒙俞允伏乞睿旨
速賜施行進取止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五卷終

宋王忠文公文集第六卷

知樂清縣事楚南後學唐傳鉎人岸重編
邑後學象山教諭林　培元寵校

表狀

饒州到任謝表

得時遇主協五百歲之昌期共理分符叨二千石之重寄試之民事簡在帝心伏念臣奮身諸生肄業太學上皇親策擢居多士之先陛下誤知眷出群臣之右方御天之十日昇近地之一麾旋蒙召還屢辱賜對魏徵之蘊幾展盡賈誼之言畧施行曾未閱於三時已徧更於數職遽從憲府擢貳天官入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

之過分力辭戎命果獲俞音榮聯書殿之名假守侯藩之郡身獲全於進退恩不替於初終況此楚東之故邦實爲江左之奥壤顏眞卿英風如在范仲淹遺愛猶存臣實何人可預茲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法舜受禪體堯宅天廣收衆正而首及滯淹樂聽讜言而不罪狂直遴選朝廷之士疇咨岳牧之臣雖地分内外之殊而心蔑輕重之異知臣本出乎白屋謂臣可牧夫細民札命十行憂分千里臣敢不仰奉德意宏宣教條雖才非太公不能五月報政然忠猶杜甫未嘗一飯忘君

夔州到任謝表

地易夔門難敢辭於蜀道心傾堯日遠尤甚於長安祗

拜訓辭惟深感涕臣頃由御史出守鄱陽任甫及於期年報蔑聞於五月纂言之烈於顏魯國學優優之治於范仲淹攖切戒於庸人第務近民之易罪或得於巨室方知爲政之難比因有疾而丐祠不謂誤恩而分閫況魚復素稱岩邑在坤維實爲要衝苟非文武之長才曷副藩宣之重寄豈臣庸謬可稱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方日新仁若天覆憫鳥道烏蠻之險有刀耕火種之勞非善治不可以懷柔謂微臣或勤於撫字錄其寸效畀以雄藩臣敢不究疾苦於閭閻布敎條於州郡觀武侯八陣居安未免於憂邊誦杜甫百篇有志不忘於愛主

除敷文閣待制謝表

官自外遷既濫中權之寄恩由上出復叨次對之除抗章弗俞拜命增惕竊念臣才惟樗櫟業本葦鹽偶逢神聖之作興妄意風雲之際會並蠙簪筆方近清光冠豸乘驄遽違丹闕俯悵忠懷之莫盡仰知天眷之未衰繇列郡而擢居帥垣自集英而趨蹐華閣易任謏蒙於增秩撫躬深愧於罔功清議靡容牢辭不獲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接下大度包荒謂臣如汲長孺之戇言多妄發知臣有蘇世長之短心不敢邪榮昇重藩許連從橐臣敢不益堅素守誓竭孤忠共理分符何以副西清之選拾遺補過詎能無北闕之書

湖州到任謝表

遠障承流之循良之善政近藩改命仰覆載之隆施祗服訓詞彌增感涕伏念臣五年去國兩地分符饒俗浩穰有難調之巨室襲彊猾幽介絕險之島蠻但思治已以先人豈忍奪民而生事故用是安其不擾而獄訟由之稍稀敢曰懷歸實緣多病輒援祠庭之請屢干旒扆之嚴既寬斧鉞之重誅復畀股肱之佳郡贍清光於便殿展素蘊之忠言謂能撫民蒙天語之見獎徒以自近佩聖恩其敢忘豈期衰遲有此遭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兼被大智難名憐臣守志弗欺共理猶知於惠養憫臣奉職匪懈事君或盡於勤勞故此異除華於朽

質臣敢不持循憲度勉洪京師訪靈洺於眞卿深體好生之德恢儒官於安定益闡善教之風

泉州到任謝表

五年三郡蔑酬天覆之恩一札十行又拜春温之詔方奉祠而竊祿遽共理以分符隆眷不忘孤忠益勵竊念臣少不學古晚方入官論事則意廣而才疎爲郡則心勞而政拙惟民是歸雖謗蒙金口之鑠其毀乃來終莫奪簧言之巧松菊方尋於三徑江湖復把於一麾非神聖素察其衷豈臣下可得而薦辭避不獲顛隮是憂況閩爲負山帶海退僻之鄉而泉乃富商大賈往來之會詎容庸繆可備使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宅天舜

智察物知臣無剝下益上之罪恕臣有抑強扶弱之偏悟郎墨之浮言昇清源之善地臣敢不清白奉己循良牧民富而可求苐守不貪之寶老之將至尚懷有犯之忠

除敷文閣直學士謝表

任南國守臣之寄治効蔑聞綴西清學士之班聖恩誤及牢辭弗獲下拜有慙竊念臣學術空踈性資愚蠢躬耕養妄懷干祿之心既竊科名誓竭事君之節許身自比於稷契得時况過於唐虞上皇親擢之於布韋陛下又置之於臺省徒屢膺於任使竟莫報於涓埃去國八年分符四郡覺年齡之云暮致疾病之交攻藥百試

表

而莫痊祠三乞而不許心勞政拙僅同下考之陽城金
賜秩增有愧能名之黃霸揣分宜黜蒙恩若驚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仁覆邇遐賞從忠厚與人不求其備嘉善
而矜不能謂臣雖不逮於時宜知臣或稍諳於民事寵
畀侯藩之重超陞庭閣之榮臣敢不仰務分憂俯當盡
瘁拾遺補過雖負臣之願莫酬宣化承流庶循吏之風
可繼

除太子詹事賜衣帶謝表

歸依故里首叨宮尹之除趍對便朝猥被身章之錫省
循何幸俯僂難勝伏念臣有不移之忠無適用之器襲
[illegible]革而自薦繡鞶帨以奚為分三服之珍方曳裾而自

媿拜九環之重覺委佩之有光夫何衰病之軀仰冒屏藩之寵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敎子以義方之訓好賢如緇衣之詩借以光華欽其贊翼惟少成若性但知斂袵之恭而非禮勿言敢後書紳之戒誓殫綿力少荅殊施

慰皇后上仙表

坤元資萬物之生贊成乾道慈母棄數天之養痛摧子心仙馭益遐宸衷尤切恭以大行安恭皇后樛木逮下葛覃儉躬嬪外邸以稱賢位中宮而配聖數豈有定年胡不長恭惟皇帝陛下道盡人倫治贊陰教諒聖情之攸繫眷懿範以難忘功配九人迹可稽於彤管神游八極燕永阻於瑤池然而上奉兩宮下臨九有願上寛於

悲悼廢無爽於和寧

賀皇太子牋

廷揚大號位正前星肆赦以重承祧歸軒而備典禮慶延宗社歡洽華夷恭惟皇太子殿下挺岐嶷之資蘊寬大之德佩禮樂詩書之丕訓明君臣父子之大綱孝友行乎宮中仁智聞乎天下膺主義方而能教法不抗於伯禽嗣君嫡長而又賢護奚煩於四皓某官守巴徼神馳帝鄉仰日月山海之攸重喜匕鬯粢盛之有守愚衷敢獻願日近於正人聖學益修當危明于上性

慰皇太子牋

人心所繫方聞出震之音天道難知遽隕前星之耀訃

聞率土痛切與情恭以皇太子殿下挺岐嶷之姿秉溫恭之德喜愠不形於色其心有容仁誼以飭其躬有儀可象護不煩於四皓斷自出於一人福善難憑降年何促恭惟皇帝陛下愛鍾子聖仁篤父慈澤雖沛於金雞藥不靈於扁鵲諒旰食宵衣之際與問安視膳之思然修短皆繫乎天雖聖賢莫逃於數昭明有學宜爲梁室之儲子晋已仙願釋周王之念

辭起居舍人狀

竊以起居之職言動是司君無舉而不書事有聞而必奏於清光爲最近在直筆而尤難非得名儒曷稱妙選臣學術淺陋性資狂愚上皇策之於布衣誤被親擢陞

下識之於潛邸首膺名除方居列宿之聯輙貳司成之
教紬書史館進說經筵皆學者之至榮豈臣愚之敢望
蔑有才效遽叨峻遷必致可畏之言以速不才之咎仰
祈睿眷追寢異恩俾愚分之獲安庶輿情之惟允所有
恩命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伏准勅旨除臣兼侍講者臣聞命驚惶罔知所措竊
以歲輙屢遷者古人之所深戒身兼數職者適才猶不
克堪臣近被名還濫官執秩與史館編摩之選叨露門
講說之聯每拜命而若驚嘗力辭而不獲辰未再浹而
遽貳左學朔纔五易而躐陞右螭懼弗稱於一官可更

工